

〔II〕 虚渊玄 著

刘正仑 译

Fate

6

命运零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I〕 虚渊玄 著

刘正仑 译

Fate

6
命运零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1167

《Fate/Zero(6) 煉獄の炎》

© Gen Urobuchi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EIKAI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EIKAI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零点. 6 / (日) 虚渊玄著; 刘正仑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08-3

I. ①命… II. ①虚…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761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8-3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CT.16

52

终章

170

解说

191



(11) 虚渊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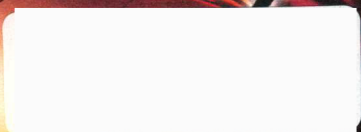
刘正仑 译



Fate

06

命运零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1167

《Fate/Zero(6) 煉獄の炎》

© Gen Urobuchi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EIKAI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EIKAI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零点. 6 / (日) 虚渊玄著; 刘正仑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08-3

I. ①命… II. ①虚…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761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8-3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Fate *Zero* 6

In the battleground, there is no place for hope. What lies there is just cold despair
and a sin called victory, built on the pain of the defeated.

The world as is, the human nature as always,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battles. In the end,
killing is necessary evil, and if so, it is best to end them in the best efficiency and at the least cost,
least time. Call it not foul nor nasty. Justice cannot save the world. It is useless.



卫宫切嗣

艾因兹柏恩家雇佣的“魔术师杀手”

言峰绮礼

猎杀异端的圣堂教会代行者

远坂时臣

以到达“根源”为毕生夙愿的魔术师名门远坂家的现任家主

间桐雁夜

放弃家主继承权而逃离间桐家的男人

爱莉斯菲尔·冯·艾因兹柏恩 (Irisviel von Einzbern)

艾因兹柏恩家炼制的人造人，卫宫切嗣的发妻

伊莉雅斯菲尔·冯·艾因兹柏恩 (Illyasviel von Einzbern)

卫宫切嗣与爱莉斯菲尔的女儿

韦伯·菲尔维特 (Waver Velvet)

隶属于“时钟塔”的实习魔术师，为夺取导师的圣遗物挑战圣杯战争

Saber

骑士王。真实身份是亚瑟·潘德拉贡 (Arthur Pendragon)

Archer

英雄王。人类史上最古老的英灵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在现实世界降临的形体

Rider

征服王。在古代世界独霸一方，古代马其顿王国的伊斯坎达尔王 (Iskandar)，期望能亲眼看到“世界尽头之海” (Okeanos)

Berserker

“狂暴化”的神秘英灵



ACT.16

52

终章

170

解说

191







当韦伯·菲尔维特回到麦肯吉老夫夫妇位于深山町的住家时，夜空已经微微露出鱼肚白了。

他在夜晚的国道走了好几个小时，要不是中途拦到出租车的話，肯定走到天亮也走不回市内。竟然能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遇到没载客的出租车，韦伯对自己的幸运真不知该感谢还是生气，其实刚才与 Saber 战斗的那一刻才是他真正需要幸运眷顾的时候。运气总是来的不是时候，让韦伯的心情颓丧不已。

下了出租车，一整晚漫长的行走让韦伯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喂，韦伯。我在这里，在这里。”

声音竟然是从头顶上传来的。

韦伯抬头一望，看见还以为好梦正酣的葛连老人竟然坐在二楼的屋顶上，对着他招手。

“爷、爷爷？你……你在做什么啊！？”

“没事没事。你也上来吧……咱爷孙俩聊聊天。”

“聊天……可是……为什么要上屋顶上？”

“这里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风景。想要沐浴第一道晨光的话，可是最好的位置。”

韦伯很怀疑葛连老人是不是老到痴呆才做出这种奇怪的行

为，老实说他实在懒得奉陪，昨晚才刚耐着严寒走到脚都快抽筋，现在只想早一点钻进被窝好好休息。

“爷爷……要聊天的话可不可以等到早上？”

“好啦好啦，别这么说。”

虽然说话语气很平和，但不知为何，葛连老人很坚持一定要韦伯陪他。

“你就去吧，小子。老人家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

从韦伯的肩头传来一阵只有他能听见的粗重嗓音。Rider 终于答应保存魔力，所以与 Saber 打完后回来路上都保持着灵体的形态。

“至于朕嘛……朕就到附近晃晃，监视四周。你就放心吧，不用客气。”

“我没有客气什么……”

韦伯差点就要出声反驳，赶紧捂住嘴巴。葛连老人当然看不见灵体化的从灵。韦伯现在开口说话，看起来就像是自言自语，一定很奇怪。

怎么每一个人都不管我怎么想……

韦伯觉得忿忿不平。圣杯战争都已经进入最终关头，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可怜，在这种要紧时刻还得配合这个陌生老人的怪异习惯。他实在懒得继续争下去，而且就算要争，如果被问起为何天亮才回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到头来他还是放弃抵抗，前往老人所在的屋顶。

麦肯吉家有一处与其他附近住宅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二楼的阁楼与天窗。从二楼楼梯转弯平台继续登上前往阁楼的爬梯，可以轻易从天窗来到屋顶。这种奇特的构造似乎不是偶然，而是一

开始建造房子的时候就设计成这样。只要习惯，爬屋顶感觉就像是走上顶楼一样稀松平常。

但是就算爬起来再轻松，想要在几乎结霜的冬天早晨坐上屋顶还是需要一点耐力的。此时走出天窗的韦伯就被呼啸的北风吹得忍不住缩起身子，没有遮蔽物的冷风比在地上可刺骨多了。

“坐吧。来，爷爷还准备了咖啡。喝了会很暖和喔。”

葛连老人一边轻松地说着，一边从摆在身旁的保温瓶中倒出热腾腾的液体。他身上穿着羽绒外套，外面还裹了好几层毛毯，防寒准备似乎非常充足。韦伯见状都呆住了，这个老人究竟想做什么？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这样折腾自己。

“爷爷……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这里的？”

“凌晨醒来发现你还没回来的时候啊。反正这时候也差不多可以看见春天的星座，就想说好久没上来一次，就一边看看星空一边等孙子清晨回家……”

老人的大好兴致让韦伯无言以对。他臭着一张脸，喝着老人递过来用野外餐具杯盛装的咖啡。为了想看黎明时分的星座，竟然一大清早爬起来，人只要一上了年纪就会这么闲着没事干吗？

“怎么啦，韦伯？你小的时候不是也很喜欢这里吗？咱们还好几次一起看星星呢，记得吗？”

“嗯……应该吧。”

韦伯根本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一边随口应了两句，一边眺望眼下的风景。

因为房子坐落于山丘的斜面，从屋顶上可以将深山町到海岸的冬木市全景尽收眼底。冰冷的空气非常新鲜澄净，海面被即将到来的黎明染成珍珠色，远远可见在海平面上航行的点点船影。

“怎么样，风景不错吧？”

“……”

对韦伯来说这是战场的全景图，他怎么可能有多余的心力享受美景。

“我一开始是因为出差才造访这块土地……后来我和玛莎商量想要在冬木终老一生的时候，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们决定房子就盖在深山町的山丘上，一定要装一个可以出入屋顶的天窗……可是克里斯那小伙子还是忘不了多伦多，我本来还以为他们的孩子会以日本人的身分长大呢。”

葛连老人回忆着过去。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眺望远方海洋的另一头，背弃父母离家的孩子们所居住的故乡。

“……爷爷，你这么喜欢日本吗？”

“还好啦。可如果要问是不是值得为了这个理由与孩子们闹翻……老实说，有点懊悔。”

老人想起过去孤独的时光，叹了一口气。

“像这样坐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和孙子一起看星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没想到竟然真有实现的一天哪……”

“咦？”

老人苦笑着陈述心事。韦伯在他这番话中察觉到一种无法充耳不闻的矛盾，怔了一怔。

葛连老人静静摇摇头，好像要韦伯不要问。开口说道。

“我真正的孙子们从来没有上过这个屋顶，玛莎也怕高，所以每次眺望星空时总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

“……”

除了危机感与震惊之外，难堪的羞耻心更是给予韦伯沉重的

打击。

“韦伯，我问你。你不是我们的孙子吧？”

暗示……被破解了……

还是被这个没有任何魔术素养，平凡无奇的和善老人打破的。

“我——”

“嗯，你到底是谁呢。不过你是谁都不重要，虽然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和玛莎都把你当成孙子看待。不过我们活这么久了，世界上的奇闻异事都只当成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会去追根究底……何况，要当我们的孙子，你平常表现得实在太善良了。”

“……你不觉得生气吗？”韦伯嘶哑着嗓子问道。

葛连老人露出五味杂陈却沉稳的表情，侧着头说道：“这个嘛，照理来说应该是会生气……不过玛莎这阵子常常笑得很开心，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就这一点来说，我反而很感谢你。”

“……”

“而且看样子你好像不是要对我们不利才住进来的。你还有那个叫做亚历士的男子都是现在少见的正直年轻人。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才这么做，想必我们想破了头都无法理解吧。”

依照韦伯的标准来看，现在这名老人实在太疏于防备、太迟钝了。在时钟塔的学院里，就连实验用的白老鼠都还更机灵些。韦伯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不怨恨也不责备他。他只了解时钟塔这个狭小世界的运作道理，对他来说，老人的宽容他完全无法理解。

“既然不明白你们的事情，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这样拜托你……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再维持一阵子？先不提我，玛莎短时间之内似乎不会察觉有什么不对劲。虽然我们不明白这究竟是一场梦还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一段与善良孙子共度